

[相关]

农户“零存粮”粮食安全隐忧初现

农户存粮在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占比约为 50%。然而,在豫鲁皖粤等地,随着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广大农村“藏粮于民”的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产粮区农户“零存粮”现象增多;另一方面,受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沿海大量务工人员出现回流,粮食消费压力悄然向内地转移。业内人士表示,上述两种变化相互叠加,或将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产销区粮食消费格局,给国内粮食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现状:农户存粮意识越来越淡

骄阳似火,在中储粮安阳直属库滑县库区收购点,42岁的农民张登云正挥汗如雨,忙着从车上卸粮食。这位来自河南滑县王庄镇有种粮大户说,当天一共拉了 6000 多斤小麦过来,家里还有 10 多万斤没有来得及卖。“和前些年比,现在老百姓家里存粮的越来越少了,为了图省事,加上急着外出务工,很多人都是地里收地头卖,我是种粮大户,但卖完以后家里也没啥存粮。”

在山东省兖州市小孟镇李家楼村,村民张其文介绍,早几年开始,自己家里就不存粮食了,今年的小麦也是一次性卖光。“存粮不是件容易事儿。一是咱院子小,地方不够;二是三放两放,一过夏天,虫咬鼠啃,斤秤也不少失。”张其文说,“还有,村里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二次卖粮的时候想找人帮忙都难。”

中储粮安阳直属库党委副书记尚社民介绍,根据测算,当地老百姓目前卖“地头粮”的在 40%左右,而且近年来这一比例还在增长,由此说明农民存粮意识越来越淡了。

据了解,农户存粮在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占比约为 50%。但国家粮食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户存粮趋于下降:有 61%的农户存粮只够 7 个月所需的口粮;有 10%的农户存粮只够维持 3 个月的消费需求;另有 29%的农户甚至不存粮或很少存粮。

江西余干县枫林湾村一共 230 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产粮大村,但该村目前存粮农户不到 30%。村支书吴顺太介绍,前些年因为担心粮食涨价或者出现灾荒,家家户户都存口粮,多的甚至一年都吃不完。“现在打工一天挣上百块钱,够买几个月的馒头,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很多人认为有钱就行,没人会觉得会闹粮荒。”

今麦郎面粉兖州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赵双林说,在农民“零存粮”现象增多的同时,除了国有粮库外,现在手中粮食最多的是小商小贩等粮食经纪人,“公司附近的大安镇前道义村,一个小贩今年就收了 600 吨粮食。”

●影响:粮食消费形势悄然调整

“从‘藏粮于民’到‘零存粮’,这样的变化不容忽视。”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不发生大的粮食危机,依靠市场基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当遭遇粮食歉收或大的灾害时,一旦市场供应减少或价格异常上涨,容易引发抢购甚至恐慌。尤其是一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农村地

区,一旦发生粮食危机,如果农户家庭没有存粮,而外界粮食难以送达,后果不堪设想。”

产区农户“零存粮”增多的同时,在粮食销区,近年来,受产业转移、城市化进程加速等有关因素影响,东南沿海城市吸纳的大量内地劳动力出现回流趋势,产销区的粮食消费形势也随之悄然调整。两种变化相互叠加,给当前的国内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课题。

南方粮油市场经理蔡焕元介绍,早在 2005 年前后,市场每天交易量达 4000 吨,从 2008 年以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今年截至目前,平均每天的销量仅有 2200 吨,跟高峰期相比下降了近一半。“随着外来人口的波动式下降,粮食消费往内地转移是大势所趋,市场想回到曾经的高峰期已经不可能了。”

安徽省粮食局副局长戴绍勤表示,由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从主产区的角度看,不光农民储粮备荒的意识淡了,不少地方政府对保障粮食安全也存有“轻率的乐观”。而当前农户“零存粮”现象的增多,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可能给内地粮食消费形成“两头堵”的局面。

●建议:地方粮食储备应走出“计划模式”

面对农户“零存粮”现象的增多,以及当前产销区粮食消费形势的变化,有关专家表示,当前仍要高度重视“藏粮于民”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应立足农村实际,保持和扩大农户的粮食储备规

模,改善和提高农户存粮质量。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丁声俊认为,破解农户“零存粮”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充分意识到未来粮食供求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重新唤起农民存粮备荒、保障粮食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创新农户存粮思路,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品种、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农户存粮,采取不同的存粮形式。

“在农户分散的山区,因为交通不便,服务较弱,要大力提倡农户自己存粮。国家给予支持,粮食部门也要普及一些实用简便的存粮方法。”丁声俊说,“在粮食主产区,则可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积极鼓励粮食购销企业通过‘粮食银行’等形式,开展代购、代销、代储和兑换业务,还可以通过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农户粮食集约化储存,让农户储粮的形式更加多元化、更具操作性。”

戴绍勤认为,在新形势下,各地政府应重新审视此前的地方粮食储备制度,有针对性地做出调整。据了解,国内产区一般根据其非农业人口 3 个月口粮的供应量进行粮食储备,销区则增加至 6 个月。但一些地方粮食部门反映,这一规定只是指导性的,各地在具体操作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销区相比,由于离田头近,加上财力所限,产区政府的储备意识向来比较淡,有的储备量甚至达不到规定标准。戴绍勤说:“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储备的重视,增强地方储备力度,而且还要加大对成品粮和方便食品的存储,一旦出现问题,能随时进行应急调控。”

[链接]

国内外粮市关联度加大

相比之下,这些年国内粮价未有太大变化,总体市场平稳。

“世界粮荒,中国不慌。”业内人士指出,在粮食安全方面,由于我国始终坚持自给自足的立场,加之国家对粮食价格一直以来进行的调控措施起到了削峰填谷的效果,使得国内粮价波动幅度远低于国际市场。但从近年来多次的粮价波动看,国内外粮市的关联度也明显提升。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总经济师朱险峰说:“从我国加入 WTO 以来,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是事实存在的,影响程度也是越来越大,国内外市场粮价走势呈现出越来越大的 consistency。”

[延伸]

种粮大省:40 岁以下散户种粮积极性几乎为零

在豫、鲁、赣、皖、黑、粤六个主要粮食产销省的多个村庄,支撑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种粮主体正快速进入转换期。一方面因为比较效益低,散户“40 岁以下的人种粮积极性几乎为零”;另一方面由于形成规模效益,大户种粮积极性高涨,但也存在土地流转后从事非粮化生产的苗头。

散户为什么不愿种粮?黑龙江省安达市羊草镇安乐村村支书李砚说,虽然这几年粮价涨了,但幅度很小,远不及种地成本涨得快。现在和农业税取消时比,每亩地用肥增了 70 元,用种增了 40 元,加上机耕等各种费用,每亩投入从原来的 220 元涨到现在的 400 元左右。虽然种地成本翻番,但粮食产量增加不多,每亩五

六百元的收入只抵上打工三四天挣的钱,真是“辛辛苦苦忙一年,不抵一月打工钱”。

一些农民认为,如果种粮比较效益持续走低,越来越多的散户将会退出种粮舞台,他们的下一代也将彻底远离土地。更多耕地流转到种粮大户手中,大户成为今后农业生产主力军。

据了解,种粮大户承包的土地规模整体上呈扩大趋势。不过,随着大户种粮积极性走高,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应警惕土地流转后非粮化的倾向。河南省滑县留固镇东留固村农民耿爱丽今年种了 398 亩小麦,其中一半套种了辣椒。坐在自家门前,耿爱丽算了一笔效益账:“如果不套种,按双季亩产一千斤麦子和一千斤玉米

算,每亩净收入 300 元。套种后虽然小麦亩产减少 100 斤,但能多收入 3000 元。”耿爱丽说,全镇 10 多个种粮大户都这样套种,“按照现在的包地费用,只种小麦、玉米,再有能耐的人也赚不了多少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让具有明显种植优势的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来种粮,这是一个方向,但并不意味着让农村小规模家庭的主妇,或者老年人都放弃种粮。我国未来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格局应该是多数家庭种粮满足自给性粮食需要,但不以粮食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商品粮的提供者则是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由他们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确保粮食市场供应。

我国粮食安全并非高枕无忧 粮食“富余”省市仅有几个

湖北省农科院副院长喻大昭称,就连“鱼米之乡”的湖北生产的粮食也仅仅够湖北人自己吃。他介绍,全国 30 多个省市区中,只有几个能够算粮食富余,即使是湖北省,玉米还需要从外省调入,“现在全省生产粮食也就是够湖北人吃而已”。他认为,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数量逐年增加。全国粮食生产“八连增”的背后,粮食安全还是永恒的问题。

湖北省农业厅调研员高广金表示,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粮价肯定有影响,此外,“一斤酒三斤粮”,市场上丰富的副食品,酒等都在“吞食”粮食。喻大昭则表示,中国有 13 亿人,是粮食消费大国,国际粮价哪怕涨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

与巨大的粮食消费量相比,我国的粮食生产正面临着城市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减少等威胁。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公开场合表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供需矛盾将再次被加大。“保耕地”与“保发展”两难局面和双重压力日益突出。

此外,我国农业生产脆弱的基础设施,使得病虫害、极端天气等都有可能成为诱发粮食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喻大昭说,面对可能发生粮食安全問題,政府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去年一旱,湖北 10 万亩的粮食就没有了。”此外,国家的农业补贴要真正补到农民身上,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过,最根本的还是依靠科技。喻大昭说,耕地永远是不够的,只有通过科技提高单产才能彻底解决粮食安全問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在今年世界粮食日的致辞中说,当各国的农业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在过去 30 年中不断减少时,成百上千万小生产者一直在努力应对气候、市场及价格等方面的波动和危机。事实表明,强有力的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有助于克服这些困难,减轻粮食危机和其他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吴昊

天府之国粮食已产不足需 对外依存度达 50%

今年的第 32 个“世界粮食日”,国家粮食局首次向全国粮食干部职工发起倡议,倡导在今天自愿参加 24 小时饥饿体验活动。四川省粮食局、成都市粮食局也向全市系统干部职工倡导自愿参加 24 小时饥饿体验活动。成都市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刚更是公开表示,将会饿上一天。

舒刚对于成都的粮食供应情况表达了一定的忧虑:“成都作为天府之国核心地带,历来都是粮食的主产区区域,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以及消费习惯的升级,现在成都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已大于生产,属于产不足需的状态。”

据介绍,成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域外粮食销售量还将不断增加。据估计,到 2017 年,成都粮食消费总量将达到 800 万吨,对外依存度由目前的 50%上升到近 70%,成都粮食产需缺口将越来越大。

再以四川省为例,尽管今年四川已实现了“六连增”,粮食总产比上年再增加 5 亿斤以上,但粮食消费总量也在不断增加,粮食供需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通过肉、蛋、奶等间接消费的粮食增加,四川粮食消费刚性快速增长。近两年,四川外省入川粮食均超过 1000 万吨,今年预计省外入川粮食总量将达到 1430 万吨左右,比去年增加 24.3%。

吕剑波